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正色道：「怎麼沒關係，就因為這兩句話，使我提高了警惕，假如我學了這種功夫，勢必騰不出時間去鑽研萬象惑心大法的解法，也無法解救白竺兩位前輩了；假如我祇解了家師與老耿，而將另外兩位前輩置於不顧，豈不是有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基本精神……」

白素容激動萬分，珠淚承睫，便咽地道：「金公子！你實在用不著這樣的……您叫我怎麼說好呢？」

金蒲孤一揮手道：「白小姐！我行事祇求無愧於心，並不是專對著那個人，即使是兩個陌不相識的人，祇要他們處在令尊與竺老先生的境地，我同樣也會這麼做的，因此你無須對我說什麼感謝的話！」白素容盈盈一拜，默然退過一邊。

金蒲孤回頭對劉月英道：「二小姐，假如你願意的話，我想從明天開始，就向你請教萬象惑心大術的解法？」

劉月英微愕道：「公子為什麼偏要從這最耗時間的一項開始呢？」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「因為它最難學，所以我必須從它先開

始，我不知道今尊什麼時候會來通知，祇有利用最餘裕的時間把它先學會，其他兩項比較容易，萬一來不及的話，我還可以另找機會……」

劉月英恭身作了一禮道：「公子高義雲深，妾身當竭盡所知以告公子！而且盡量使公子速成，以使公子有更多的餘裕……」

劉星英連忙道：「二姊！你為什麼不現在就開始呢？」

劉月英斜了她一眼道：「丫頭！你急什麼……」

劉星英噙著嘴道：「不是我心急，因為照金公子排列的順序，我是在最後，我真怕沒有機會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他，雖然我所需要的時間祇有一天，那後果也最嚴重，萬一金公子無法及時趕上施救，那個姓恥的老頭兒非死不可，金公子！要不你先從我開始如何？」

劉月英瞪了她一眼。

金蒲孤卻笑笑說：「不！我已經決定的事就不想改變！」

劉星英連忙道：「那您就從今天開始好了，多一天的餘暇，就多一分準備！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我也希望能早點開始，可是我今天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待理……」

劉口央輕輕地問道：「什麼事情，在萬象谷中，任何事都不用您操心，我們都可以代勞！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祇有這件事各位無法幫忙，我袋中的金僕姑箭損失了好幾枝，必須馬上補充！」

劉日英一怔道：「這事情似乎不太急吧？」

金蒲孤搖頭道：「不！我這長箭與人不同，一套十八支，缺了一支都不行，而且我制箭的材料也十分特別，第一是箭尾的鸞翎，其次是作為箭身的竹桿，都需要特別的質料，因此我要到天目山老耿所居的地方去一趟，我所需要的材料都在那裡！」

劉日英微異道：「天目山距此不下千里，公子在一天之內就可以來回嗎？」

金蒲孤笑笑說：「小姐放心吧，我自然會有辦法的，千里往返，也許不用一日，而且還毫不費力！」

說完攝口發出一聲清嘯，祇見天上喜而降下一片大黑影，卻是天山逸叟所象的那頭巨鸞鋼羽！

它在空曠處停了下，南海漁人一笑道：「原來老弟是用它來代步？」

金蒲孤對他笑笑說：「前輩有興趣一起走一趟嗎？」

南海漁人點點頭，劉日英忙道：「金公子，上面能多坐一個人嗎？我也很想嘗嘗凌空盤翔的滋味呢！」

金蒲孤想了一下道：「三個人還可以勉強擠一下，再多就不行了！」

劉月英、劉星英、白素容，甚至於那個從不開口的竺綺姿，都顯出了一付失望的神色！

「田島先生，這位就是來自東京的著名偵探，他想請教你一些昭和七年秋天發生在月琴島上的事情，請你盡量說得詳細一些。」

田島修三一臉懷疑地看著金田一耕助，過了一會兒才慢吞吞地說：「嗯，你就儘管問吧！」

「田島先生。」

金田一耕助把身子靠向田島修三問道：「登徒節慶是十月二十一日，那麼你去月琴島的時間是……」

「我是十九號去的。登徒節慶是在二十、二十一這兩天，通常都是節慶前一晚舉行的慶祝活動比較熱鬧些，所以我們每年都是在前一天就抵達月琴島。」

「那麼你早什麼時候離開月琴島的？」

「二十一號的傍晚。由於二十一號通常祇演到四點左右，所以我們收拾完東西便立刻離開了。」

「那麼，你們是在那位青年失足墜下懸崖之前離開月琴島的，是嗎？」

「是的。不過我是在兩三天之後，才從報上得知這件事的。」

「關於這件事情，你有沒有覺得有什麼奇怪的地方？」

「那倒沒有，不過我知道那個失足墜落懸崖的青年曾經幫我們拍過照。」

「嗯，那些照片我也看到了。聽說那青年在拍完你們的照片回去之後，又拍了一些蝙蝠的照片，當時你們演的戲劇和蝙蝠有關嗎？」

「蝙蝠？」

田島修三覺得不可思議。

「這個……應該不會吧！若說是其他和蝙蝠有關的……」

「請你仔細想想你們演出的戲服或道具上是否有蝙蝠的圖樣，或者那一帶是否有蝙蝠出現？」

「不，我們並沒有這樣的戲服或道具，而且當時是大白天，所以蝙蝠不太可能在那時候出現。」

金田一耕助原本滿懷希望，這下子頓時有種跌落地底的感覺。他無奈地看著田島修三，沮喪地問道：「你們劇團究竟有多少人？」

「一共有十二人。」

「十二人？」

金田一耕助喃喃自語之後，突然皺著眉頭看著對方。

「你確定是十二人？沒有錯嗎？」

「不會錯的。我當時不是演員，祇是擔任總務之類的工作，所有人的生活全歸我打點，所以印象很深刻。當時整個劇團一共十三人？應該不會吧！」

田島修三說完之後便陷入沉思，突然他又笑著說：「啊！我想到了，一定是島田也跟我們一起照相。」

「島田？島田是誰？」

金田一耕助感到心跳加速，他感覺到破案的關鍵似乎就快出現了。

「他是月琴島上的人，非常喜愛戲劇，還專程到下山來接我們。我們演出的時候，他也常自願要求擔任跑龍套的角色，好像自己也是劇團一分子似的。因為我叫田島，他叫島田，因此我一直到現在都還記得他的名字。」（一二九）



● 橫溝正史

## 招魂

倪匡

一言未畢，陡然聽得門鈴聲大作。白素過去打開門，兩條紅影，一閃就到了我的面前。兩張一模一樣看了叫人忍不住要去擰一下的美麗少女臉龐，離我不過三十公分，充滿了期望地望著我。

我忙道：「先別歡喜，我要你們去做的事其實十分無趣。」

這兩個小丫頭，對我倒是充滿了信心：「不會的，一定有趣之至，不然，殺雞焉用牛刀，怎會想到要我們這種絕頂高手出馬。」

聽她們的口氣，竟以為我要她們做的事，是我所做不到，而非要她們來做不可一樣。

我大搖其頭：「算了，祇當沒有這件事，免得你們期望愈高，失望愈大。」

良辰美景自然不依，吵得耳朵都要把我們震聾，自然無法聽出她們究竟提了些什麼抗議。白素笑吟吟地望著我，絕無加以援手的意圖。

我祇好歎了一聲：「事情真的不是很有趣，我說了，做不做在你們。」

於是，我把費力醫生的情形，說了一下——這才發現：「費力」也是一個怪名字。

然後，我道：「他愈是想隱瞞研究的課題，我愈是想把他找出來，再講給他們聽，嚇他一跳，所以想到了你們。請你們偷進他的研究室去，弄一點文件出來。」

我講到這裡，一眼看到白素在暗暗搖頭，那自然表示我的提議，當真是無趣之至，而良辰美景這兩個可惡的小傢伙，竟然不約而同，一起大大打了一個呵欠。

我不免有點羞成怒，「哼」地一聲：「沒有興趣就算，太過分了！」

良辰美景吐了吐舌頭，我又道：「下次別來找我有趣的事。」

兩人急忙分辯：「這……這種事，的確無趣……誰知道那醫生在研究什麼？」

我提高了聲音：「就是因為不知道，所以才叫你們去探索。」

我注意到了白素正在同她們的人，大打眼色，兩人的態度，突然由於受到了白素的暗示而改變，可是也變得勉強，一看就可以知道是裝出來的高興。

一個道：「對，說不定，會有十分奇特的發現。」另一個道：「可不是，許多怪異莫名的事，開始都平平無奇。」

我覺得更加無趣，顯得十分疲倦地揮了揮手：「好罷，隨便你們。」

反正找本來的目的，祇是為了要和費力開一個玩笑，開得成開不成，都沒什麼人關係，她們若是不想做，我當然不會勉強。

可是良辰美景看到了我的冷淡，她們反倒委曲起來：「我們說了去，這就去，月黑風高，正好行事，那個倒霉蛋的研究所，在什麼地方？」

(七)



可是，人與人相處是有感情的，莊主對觀兒的好，觀兒一直都知道，卻不肯承認，直至那回莊主為晶玉的事發怒離去，觀兒才完全瞭解自己對莊主的感情。那時候觀兒就已經深深愛上莊主了，但是觀兒羞怯不敢說出口，祇想找個合宜的時機再告訴莊主。

當觀兒接到表哥的信時，觀兒也非常驚訝，看完信後才發現表哥真的依約在等觀兒，觀兒沒有歡喜，祇有煩惱。觀兒明白自己愛的是誰，怎可能再接受表哥的感情呢？所以觀兒回了封信給表哥，要表哥別等觀兒，去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哪知信寫去後，表哥對觀兒的誤會反而更深了，表哥以為觀兒是自慚形穢，不敢和他在一起，極力表明他愛觀兒的心永遠都不變。觀兒不想讓表哥空等，而寫信又說不清楚，才會私下約表哥見面說明白。觀兒不敢告訴莊主，除了擔心莊主會誤會外，也想自己解決和表哥的事，沒想到卻引起了更大的事端。

其實再見到表哥後，觀兒已能清楚分辨出自己對表哥是兄妹之情，對莊主你才是愛情。莊主，觀兒真的愛你，就算你為了觀兒做錯事而不再疼我了，觀兒也一樣愛你。這份刻骨銘心的愛情永遠都不會變，觀兒不敢希冀求得到莊主的原諒，祇願莊主你能相信觀兒對你的愛，信相我和表哥是清白的。這個身子、這顆心，除了莊主之外，不會再被其他人沾染，觀兒永遠是莊主你一個人的。莊主，你相信觀兒好嗎？」

抬起小臉，凌觀兒滿臉都是期待地望著霍非凡，祇願他能說一句「我相信」，那她就算一生都要被關在房裡也願意。

霍非凡想相信她，可是被欺騙的感覺仍如影隨行般鮮明地刻在他心中，啃噬著他，他無法原諒她，他做不到！

「你說完了嗎？說完就回房去！」霍

非凡冷漠如昔，語氣不帶感情。

霍非凡的無情讓凌觀兒踉蹌了下，鼻頭酸澀，水氣衝上了眼睛。在她這樣的表白後，他就祇有如此冷漠的回答嗎？凌觀兒不相信，她看著霍非凡，語氣顫抖無助地說：「你……你願意相信觀兒嗎？」

「你千方百計要我相信你，為的是什麼？再爭取我的寵愛？奪回你的地位？真是庸淺的女人！相信不是用說的，該用行動來證明，你能提出你的證明嗎？」霍非凡冷言譏笑她。

「可以，我願意用我的性命來證明。」凌觀兒正色回答。

而霍非凡卻是用笑聲來打破她僅存的尊嚴。

「你想證明就證明吧，不過還要看本莊主有沒有興趣了。梅管家，出來吧。」他早就明白她躲在樹後。

「壯……莊主！」梅管家走出，心虛地低下頭。

「帶人回房，不准她再亂跑了。」霍非凡擱下話，沒多看凌觀兒一眼便大步離開了。

凌觀兒一臉木然，僵直著身子讓梅管家扶回房間。

凌觀兒如木頭人般，愣愣地坐在床沿，腦裡一片空白，祇有霍非凡的話深映在她心中：你想證明就證明吧！

(七十三)



## 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裴爺道：「小弟有一小女，年已十六，才貌亦可去得，打點托年兄作伐，做一個冰人。」柯爺吃驚道：「你又來拿我開心了。我知道年兄祇有兩位千金，大的且許趙通政長子，第二已許江都督次子，雖未過門，俱已受聘。年兄哪裡又有一個待字之女托我為媒？豈不是要我老拙麼？」

裴爺正色道：「兒女婚姻大事，怎能將無作有，向朋友戲言！」柯爺不信道：「你這個女兒來歷向小弟說明，我好做媒人去。」

裴爺道：「這是舍弟俊卿之女，幼失父母，隨我扶養成人。今日不好好代他擇個佳婿，完成他終身大事，小弟死後怎對舍弟於九泉！這不是同我女兒一般兒，小弟可曾拿年兄開心？」柯爺拍掌道：「年兄說明，我便去做媒。卻不知年兄看重哪家卿宦的兒郎？」裴爺笑道：「這位兒郎，小弟之所愛，即年兄之所惡者也。年兄莫怪，小弟方敢直言。」

柯爺道：「小弟做媒，有何惡頭，有何怪頭？年兄祇管請教。」裴爺道：「我上看上了你貴連襟的令郎，要招他做東床。煩年兄去說媒，再無不成的。」

柯爺聽說，吃驚不小，道：「年兄有個好女兒，偌大京師怕揀不出一個好佳婿，獨看上了這輕薄畜生！這個媒人小弟不願做的，年兄另請別人罷。」

說著，便起身告辭，早被裴爺捺了坐下道：「年兄又來直抽了。你做你的媒，不關你事，何必推諉？」

柯爺道：「小弟恨這小畜生如切齒，我還代他做媒？」裴爺道：「你卻恨他，我卻愛他，相厚年兄走一遭，自當從重謝媒。」柯爺道：「小畜生此刻病重得狠呢！倘有不測，豈不誤了令媛的終身？不如等他好了，再去說媒罷。」

裴爺道：「不妨事的。他的重病由抑鬱而起，或因結親將喜一衝，病可立愈。就有不測，一是我女命當如此，二是我情願的，總不怪媒人。年兄但請放心，祇管說去，一說便成。」柯爺被裴爺一番言語攔住，不好推卻，道：「媒是小弟說去，成與不成，休說小弟效勞不遇。」裴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說畢，催著柯爺動身。送到門口，還叮嚀道：「小弟今日便候回音，年兄切勿忘卻。」柯爺答應，方告別上轎而去。坐在轎中，肚內狠笑：「長卿何其癡愚！一定要把女兒配此小畜生。又知道我與宣家仇恨甚深，定要央我做媒，豈不好笑！也罷，我祇到那裡略為言之，成與不成，不負朋友之所托。」（三十二）

## 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